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板堂源半

怜花印佩

(台湾)云中岳 著



怜花印珮

〔台湾〕

云中岳 著

①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怜花印珮

〔台湾〕

云中岳 著

⊙ 下

百花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怜花印珮

(加灣)三民書局 著

怜花印珮

(注：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2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34-0261-7

(上、下册)定价：32.80 元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年轻英俊的印珮，智深艺高，行侠江湖，因路见不平，擒纵程大小姐，大煞黑道巨魁程氏威风。程家来客彭氏兄妹相援，击伤其兄，但也被武林三佳丽的玉芙蓉彭容若的毒暗器所伤。其后，印珮又擒纵了玉芙蓉。不久不料为阴毒异常、恩将仇报的大荒毒叟弟子追魂浪子令狐楚所算，又被为兄报一剑之仇的梅碧云、武林三佳丽的金梅所夺，投奔了人妖。结果被九尾狐沈丽姑困于密室，死拉硬缠，大摆色阵，逼其就范。印珮不为所动，在装扮黑小子的彭容若的协助下，逃出樊笼。岂知又被武林三佳丽的银菊、西门秋所劫持。毒剑雷少堡主因追印、彭两人，路见银菊见色起意，银菊不敌供出二人，结果印、彭乃至银菊皆被淫僧欢喜佛所掳。印、彭两人在困中结下了深情。银菊怕辱便暴露了彭的身份。雷少堡主聚众高手入袭，将彭与西门夺走，立即拜堂成亲。印珮乘乱脱出救玉芙蓉脱身。玉芙蓉虽柔肠寸断，终因俗习所绊，印珮终于凄惶离去。

中途，又救出了被雷少堡主所迫害的九尾狐，受伤后躲过了令狐楚的搜索。因身无分文，乃受雇于为父报仇的左婷，结果左婷父仇未报，反为令狐楚（公孙和）所掳，幸经印珮援手才脱出困境。由于令狐楚的挑唆，印珮又遭到甘姑娘的误伤，幸经左婷昼夜操劳，尽力照顾，终于脱出险境，他伸手轻抚姑娘的脸颊，无限怜惜，蓦地感到心潮一阵汹涌，难以自己，不禁在姑娘的颊上亲了一吻……

全篇打斗紧张剧烈，情节穿插奇妙，但热烈的爱情，似水的柔情，强烈的追求，伤感的别离，几令人感觉不但是一部武侠小说，实在也是一部令人感受强烈的爱情小说，甚值诸君一读。

2822362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策 划
责 任 编 辑

常 任
海 军

目 录

一	雷电惊天	(1)
二	魑魍江湖	(18)
三	游戏风尘	(39)
四	武林佳丽	(63)
五	山雨欲来	(84)
六	杀机四伏	(104)
七	血腥复仇	(127)
八	癫龙出洞	(143)
九	威慑群凶	(163)
十	刀啸剑吟	(172)
十一	尔虞我诈	(185)
十二	风云又起	(198)
十三	毒剑出鞘	(217)
十四	寻衅毁庄	(234)
十五	赤山避祸	(251)
十六	金梅援手	(268)
十七	夺魂色阵	(285)
十八	弥勒泥偶	(309)
十九	魔中之魔	(332)
二十	生死相依	(342)

二十一	淫僧孽行	(352)
二十二	绝处逢生	(364)
二十三	不速来客	(381)
二十四	苦肉之计	(398)
二十五	江中走险	(416)
二十六	变幻莫测	(438)
二十七	殚精竭智	(461)
二十八	贼众火并	(480)
二十九	情结同心	(496)

十五 赤山避祸

印珮没听说过谷隐庄，他不曾在襄阳逗留。

舱内的白衣丧门，却听得芳心一震，暗暗焦急。显然，谷隐庄有人乘船逃走，被雷家堡的人追上了。

她所料不差，不幸而料中。雷少堡主追入谷隐庄，要抢救玉芙蓉彭姑娘。千手猿则带了八名手下，追至江边抢了艘快船，追赶乘船逃下两三里的五艘快船，那是谷隐庄得警逃掉的人。追上了一艘船，一阵好杀，沉船再向下追。

前面出现一座大洲，洲长四五里，宽亦有一里左右，将江水一剖为二，洲上满生芦苇与及肩茅草。

千手猿站在舱面，老眉深锁，向同伴说：“江分左右，他们走的是哪一条河道？”

“航道在左。”一名大汉说，

“如果他们向右……”

“说不定靠岸从岸上逃掉了呢。”另一名爪牙接口。

千手猿断然下令：“向右追，从左面河道绕上来，他们逃不远的，咱们比他们快得多。”

汉江在夏末，船只往来不多，洪水尚未完全退尽，行舟不便。

这一带江面曲折，且有不少沙洲挡住视线，因此不易看到三里的船影，所以不知谷隐庄的船从何处逃掉了。

追至洲尾，看不见谷隐庄的船影，便从左面上航，希望能截住从左面航道逃下来的船只。

六支长桨运转如飞，六名爪牙全是控舟的能手，他们都是渭河

的水上好汉，渭河水流湍急连鱼也难以适应，可知他们的水上能耐必定不同凡响。

上航里余，未发现谷隐庄的快艇，却看到了向下急驶的轻舟，那是印珮的船。

双方渐来渐近，可看清面目了。

千手猿与八名爪牙，皆是早与雷少堡主分道，不曾与印珮照面，先到武当山办事的人，因此并不认识印珮。

印珮站在舱面，也在用目光搜寻可疑的船影。

他的目光，从对面上驶的快艇移至右面的沙洲，向船夫们说：“舟子伙计，你看出洲上有异么？”

一名舟子站在他身侧，盯着沙洲反问：“有何异处？公子爷，看不出有何异处哪！苇高草深，上面无人居住，叫做夹江洲，盛夏水涨，这座洲也不易淹没。小的行走汉江二十余年。仅有两次看到这座洲被淹没，听说夜间有水贼在此地分赃，附近的人皆不敢上去察看，以免枉送性命。”

“我是说，洲上的水禽有异。”

“水禽？哦！那些小的是水鸭子，你们读书人叫凫，我们称为野鸭。”

“大的该是雁和白鹭，雁的警觉性特高。”

船夫大笑，说：“那不是雁，那叫鸨。咱们叫娼门的老龟婆为鸨婆，说是这种鸟，性淫而迟钝，相当可口呢。”

“哦！好像比雁大呢。”

“差不多，肥得很，打几只来佐餐，妙不可言，可惜没有弓箭，只能光瞪眼。”

“你知道为何这些水禽满天惊飞么？”他又问。

“这个……”

“洲上有人。”他肯定地说，又加上一句：“不止一两个人。”

两舟已接近至五六十步内，千手猿大叫：“上面的船，下锚，插篙。”

船夫们一惊，船艄的舵工老大高叫：“不开玩笑，这怎能下锚插篙？你们怎么啦？”

千手猿拔剑高举，大喝道：“向洲岸靠，不然休怪咱们心狠手辣。”

除了操桨的六个人，另两名爪牙也拔剑示威。

船相向急驶，再不转向便要相撞了。

印珮沉着地说：“舟子伙计，听他们的。”

舟子不得不听，恐惧地说：“糟了！咱们碰上水贼了。”

船向洲岸移动，千手猿的船从后面跟来。

印珮低声向舟子说：“直向岸上撞，搁上去。”

“这……”

“笨虫，万一有凶险，死在岸上，不比死在水里好得多？你总不希望被人砍掉脑袋再喂鱼鳖吧？”

“我的天！”船夫魂飞魄散地低叫。

“别慌，有我呢。”他温言安慰舟子。

距岸四五丈，千手猿大叫：“停下，插篙。”

船仍以全速向滩岸冲，“嚓”一声响，船身一震，船头搁上了滩，距芦苇丛不足三尺。只消往里面一跳，便可逃出视界外。

千手猿大怒，厉叫道：“该死！你们为何不听命？”

印珮钻入舱，抓起枕畔的剑。

白衣丧门在发抖，低声叫：“印爷，救我。”

“救你？”

“他们为我而来。”

“为你？他们是……”

“是雷家堡的人。”

“哦！雷家堡的人，与你同是黑道人物，你们为何同类相残？你……”

“一言难尽，请……”

“我会尽力，你躲好。”

他跃出后艄，上了舵顶，沉声叫：“不许靠过来！说，你们是何来路？”

声如乍雷，直震耳膜。急冲而来的船，突然慢下来了，操桨的六大汉脸露惊容。

千手猿感到耳中轰鸣，吃了一惊，讶然叫：“咦！你阁下好精纯的练气术。”

“好说好好说，夸奖了。快说明来意。”他凛然地说，脸上笑意全消。

“咱们要检查。”

“检查什么？本船一不载人；二不载货。”

“查人。”

“你是巡检司的人么？把腰牌丢过来查验。你们不穿公服，在下不信任你们。”他在故意刁难。

“混帐！你好大的胆子。”千手猿怒叫。

他冷冷一笑，平静地说：“你不要出口伤人，可能祸从口出。在下不愿与你计较，你们快走吧。”

双方的船头尾相对，相距两丈。

千手猿忍无可忍，大喝一声，左手疾抬，一声卡簧响，一枝袖箭破空而飞，沉喝震耳：“你给我下来！”

印珮右手徐伸，食中两指夹住了射来的袖箭。

糟，三枚铁莲子接踵而至，分取上中下三盘。

他不慌不忙，右指夹住袖箭一甩，打掉了攻上盘的铁莲子。左手的连鞘长剑一拨，中盘的铁莲子“啪”一声飞走了。下盘身形略扭，铁莲子擦裤侧飞过。说来话长，其实是同一瞬间所发生的事。

“叮叮叮！”他左手的袖箭，穿着三枚金钱镖。

他哼了一声，转摇着箭上的三枚金钱镖，摇摇头，平静地说：“凭良心说，你的暗器手法，确是登峰造极，傲视江湖，几乎宇内无出汝右，可是劲道仍嫌不够，件数太多即力分。袖箭用机簧，不值一评。铁莲子用拇指弹，金钱镖用的是食、中、拇三指的弹劲，这

两种暗器先后同时发出，你犯了分力的大忌，遇上行家，可说毫无用处，得下苦功。”

千手猿脊梁上发冷，手心在淌汗，慌乱地左手取出三把飞刀，右手是三枚蝴蝶镖。

不等千手猿发射，他大笑道：“哈哈！你又犯了同样的错误。飞刀是前掷的劲道，蝴蝶镖其势走横，双手同发，抵消了不少劲道，有何用处？好吧，你不信可以试试。”

千手猿左手上抬，右手平伸位于左腋下，心中嘀咕迟疑，收发两难。

“发呀！”印珮催促。

千手猿一咬牙，左手前掷，右手横拂。飞刀化虹飞射，蝴蝶镖急旋飞舞，呼啸面前。

印珮左手一拂，剑把在前鞘在后，“叮叮叮”三声脆响，三把飞刀断成六段，被剑把的铜制云头所击毁。

同一瞬间，他右手的袖箭一震，穿着的三枚金钱镖成弧形破空飞旋而出。

“啪！啪啪！”三枚蝴蝶镖全部炸裂，与金钱镖同坠水底。

三枚铁蒺藜到了，这种有刺的玩意十分可怕，接不得，击打如果稍偏半分，刺落仍向前飞，极为危险。

印珮右袖一抖，三颗铁蒺藜蓦尔失踪。他冷笑一声，脸一沉，厉声问：“你的铁蒺藜淬了毒，是吗？”

千手猿大骇，急叫“开船！退！”

印珮哼了一声，大声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还给你。”

大袖一抖，三枚铁蒺藜回头奔向原主，手中的袖箭也破空而飞，快得令人肉眼难辨。

千手猿正向舱底伏下，“啪”一声头巾被打落，铁蒺藜的刺，刮走了发结的顶部，只吓得魂飞天外，仆伏在舱底狂叫：“开船！开……船……”

头巾不在头上，发结崩散，伸手一摸顶门，老天！袖箭端正正

横贯在头发内，横搁在天灵盖上方。

这位暗器名家，只吓了个胆裂魂飞，浑身发软。

船驶出百步外，他方敢站起，厉叫道：“在下不领你的情，亮万。山长水远，咱们后会有期，我千手猿必雪今日之耻。”

印珮不加理睬，向船夫说：“我们也该走了，把船推下去。”

船夫们已惊软了，用近乎哀求的声音说：“公子爷，歇会儿好不好？咱们浑身乏力……”

“好吧，歇会儿也好。”他跃下舱面说。

千手猿的船向上航，叫声震耳：“阁下为何不敢亮万？你害怕报复么？”

印珮已钻入舱内，向白衣丧门笑道：“好了，他们走了，刚才那人是千手猿东方义，雷家堡四大金刚之一。当年霹雳雷振声闯道，四大金刚替雷家堡出尽死力，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声威四播，名震江湖。目下他们仍不知急流勇退，大概是不甘寂寞不服老，早晚要栽得很惨。说吧，你为何与雷家堡的人结怨？”

“这……”

“不便说？那就算了。”他不介意地说。

芦苇声响动，有人钻出向船上高叫：“伙计，劳驾将咱们送至对岸，愿以重金相酬。”

印珮钻出舱面，笑道：“千手猿与雷家堡的人，已盯上这条船，你们如果不怕，上来可也。”

芦苇声再响，叫船的人溜之大吉。

印珮大笑道：“你们谷隐庄的人再不快走，老命难保，洲上无处藏身，他们已发现你们逃匿在内了。”

人早已走了个无影无踪，舱内的白衣丧门说：“印爷，如果能救他们，把他们救走吧。他们是谷隐庄的人，其中有少庄主翟勇。”

印珮舱旁坐下，摇头道：“抱歉，在下不是见死不救，而是他仍有脱身的余裕。再说，救一些鱼肉乡里的痞棍，救了他们让他们又去害人，在下罪过大了。”

“翟少庄主已是家破人亡，如果再落在雷家堡的人手中……”

他脸色一沉，反问道：“阴姑娘，我问你，你们这些无恶不作的黑道人士，曾经使多少人家破人亡，你记得么？”

“这……”白衣丧门语塞。

“在下救你乃是不得已，总不能见死不救把你丢下。如果不是凑巧，在下才懒得管你的死活。你白衣丧门死了，天下虽不至于从此太平，至少并不比目下重糟。我告诉你，日后你如果犯在印某手中，印某也会毫不迟疑地杀死你。”

船不久驶离洲岸，下放宜城。

后面五六里，雷家堡的船也向下急驶。

更后面，玉芙蓉也弄了一艘船向下放。

到了宣城，已是二更时分。

次日一早，印珮入城买了不少药品，登船交给白衣丧门，并且交待船夫妥为照料病人，然后收拾行囊。

白衣丧门看出有异，不安地问：“印爷，你……你要舍舟就陆？”

他沉静地点头，说：“对，在下要取陆路动身。”

“你……”

“这艘船到安陆州，还有一天半至两天水程，船钱在下已经付了，你可以安心在船上养伤。”

“但我……我……”

“你以为在下为人谋而不忠？”

“我……我怎敢……”

“雷家堡那位少堡主，已将消息传到此地，快舟已将信使载往安陆，要求沿途的江湖朋友拦截在下。要不是咱们的船晚间到达，早一点时辰的话，码头上又将引起凶险的恶斗。在下必须从陆路走，方能吸引他们的注意，你才能安全到达安陆。”

“哦！他们的消息好快。”

“不但快，而且彭家寨的朋友也应召相助，前途危机四伏。你一个女病人，只要沉得住气，不会有意外的。在下就上道引诱他